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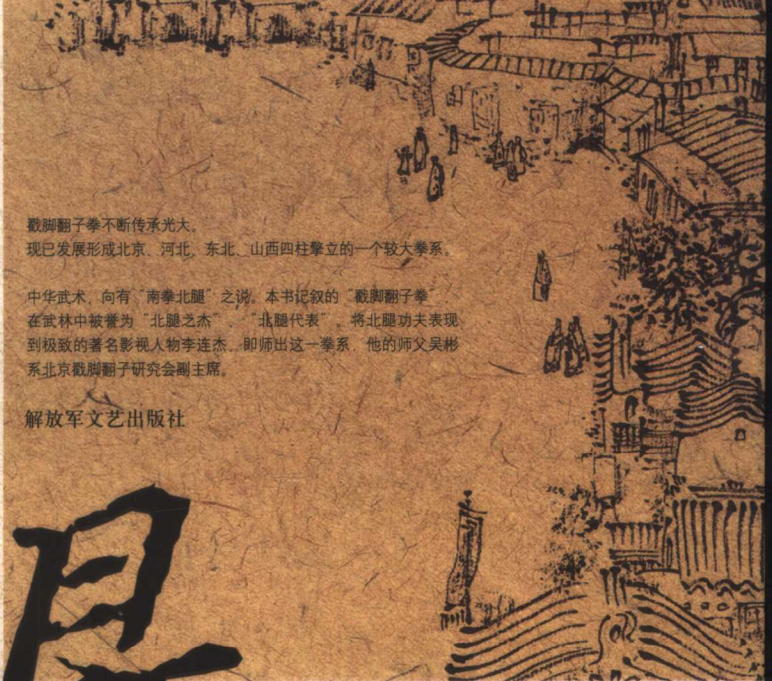
李海鹏 著

# 北腿王

戳脚翻子拳不断传承光大，  
现已发展形成北京、河北、东北、山西四柱擎立的一个较大拳系。

中华武术，向有“南拳北腿”之说。本书记叙的“戳脚翻子拳”  
在武林中被誉为“北腿之杰”、“北腿代表”。将北腿功夫表现  
到极致的著名影视人物李连杰，即师出这一拳系。他的师父吴彬  
系北京戳脚翻子研究会副主席。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北  
腿  
王

李  
江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腿王 / 李海鹏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 
2006

ISBN 7 - 5033 - 1930 - 5

I. 北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2558 号

书 名: 北腿王

---

作 者: 李海鹏

责任编辑: 殷 实

装帧设计: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符晓笛 龙丹彤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 66736645

E-mail: jfwych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480 千字

印 张: 17.375

印 数: 1—10000

版 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5033 - 1930 - 5/I · 1527

定 价: 29.00 元

---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..... (1)

“闰八月，动刀兵”。清军在滹沱河边把一股起义军团团围住，这一仗异常惨烈！京城皇宫里、正阳门大街上也发生着激战。中秋夜乱葬岗子上一场奇异的人狗大战……毗开的白牙、血红的眼睛，包围圈越缩越小！

## 第二章..... (19)

月香倒挂金钩垂下身子，木匠吊线一样往窗内探看。被逼住的人突然两手外分拨开刀剑，乌龙搅柱，嗖的一声跳了起来。飞狐杨景诡谲地一笑：“我有个在京城当皇上的老丈人，用什么，我找他去借点儿来！”

## 第三章..... (41)

韩通说，献县大牢墙高壁厚铁桶一般，万无一失！段绪和说，我们要买牢里头的兄弟，请师兄帮忙！杨景把手里的茶碗漫不经心地搓成了碎末。卢芳仁不得已地说，看来我只能就范了。韩通家从河南难民中买了个丫头。

## 第四章..... (64)

机巧的师爷导演了一出襄王会神女的好戏。冯克善越狱了，杨景说，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出来啦，不过瘾！色克通阿说，这事关系我们的前程顶戴身家性命，要叫它成为一个连

烛影斧声都不留的千古之谜！

第五章 ..... (87)

富庄驛行宫里的重要会议。英贤馆请来两个武术教习：赵灿章、令狐飞。钦差大臣那彦成是个传奇性的人物。

第六章 ..... (104)

寡居多年的金芝心不安分了。京城八大胡同曾发生过玉堂春故事的荷花馆，又演绎了一出英雄义救孤女的戏。那彦成发现客厅里插着一把短刀，管家又来禀报金条被盗。

第七章 ..... (128)

饶阳小吃有三绝：杂面、熏肠、发面火烧。赵灿章发现韩家会打翻子拳的武师正是偷走师父拳谱的师弟何顺。韩通说，何顺要是冒出来不知有多少人革顶戴掉脑袋！

第八章 ..... (151)

月香羞怯地在他额头一吻：“你得再说一遍喜欢我！”李大摆话的故事讲邪了：出京城去福建路过台湾，那时台湾才是一道街的个小村子。那彦成说摸到首举李文成造反的何顺真是天助，给了他三千两赏银。

第九章 ..... (172)

月香觑得何顺一个破绽，抓起铁勺手一扬，鸡毛、烂肉、臭水在他脸上开了花。令狐飞懊悔地说：“原来是这小子出卖了起义！要知道，我刚才就把他卵子里蛋黄捏出来啦！”赵灿章说三十六计走为上，我们走！

第十章 ..... (189)

二茬子徒弟难降。教一手一个银子高手王林说，总算

见了真佛，能拜在这样高手门下，我心愿已足三生有幸！赵灿章手捏梭子追着麻雀满屋子转了两圈，在场的人都看傻了！何顺发现冯克善和李文成的女儿都还活着！

第十一章..... (207)

神飞狐夜盗官银库，中机关负箭避民宅。勇青莲咬鸡戏官兵，义母女舍身救侠客，假盗贼大智设骗局，新捕头满脸开红花。

第十二章..... (229)

凭褙褙联络猎狐人，侠义女易姓灯笼蔓儿。金芝压抑了多年的炽烈情感一下子迸发了出来！令狐飞是济南丐帮第一个过了凶险的么四七煞还全须全尾儿的帮主。

第十三章..... (246)

金芝被人点了穴，绑出去扔在了孔家大坟场子里。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怪，你死我活的仇敌有时还得要和演双簧戏！何顺被一连串的噩梦惊醒，发疯似的大声叫：“我不怕！我要地位！要银子！要女人！要北腿王！”

第十四章..... (264)

何顺连封函带信纸嚓嚓撕了个粉粉碎，在地上摔着大叫：“等着吧，到了京城我找温承惠大人，把你们全端出来！”赵灿章轻蔑地看了何顺一眼，把飞镖往外一吐，啪地一脚朝他踢去：“你这个欺师灭祖的败类！”

第十五章..... (279)

赵灿章这个山崩于前不动容、海啸于后不变色的铁血男子汉，这个豪气干云行侠仗义、叱咤杀场纵横武林的伟岸大丈夫再也抑制不住情感的闸门，声音颤抖了：“青莲就是

我找了十七年的亲女儿啊！”

第十六章..... (302)

令狐飞说：“老嫂比母、长兄如父，我们二拜高堂就拜赵大哥和段嫂子！”赵灿章说：“凡戳脚门弟子，都要谨守武德，切记不得妄自托大，不得乱伤人命。”是什么人没有保镖也敢穿行百里大山！

第十七章..... (323)

长江里最大的岛百里洲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。令狐飞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道：“上得岛来，要么拉上龙尾巴升天，要么撞翻阎王爷供桌下地狱！”赵灿章使出了九翻连环鸳鸯腿，腾起身子，双脚畔里啪啦轮番点在孟虬瞻头脸上。

第十八章..... (343)

魏昌义说我要去饶阳学艺！武趟子九九八十一腿，文趟子九九八十一招，地躺十八式，各式兵器，戳脚门独门兵器——兰面叟。两个姑娘在一砖宽的墙头上练滚翻。

第十九章..... (362)

青莲脚尖渐到时却向上一翘，脚掌擦着萧希尧额头飞过。戳脚拳在蠡县龙虎赛会上一亮相，把四州八县习武的都吸引来了。龙虎会耿老会长收住式说道：“怪物老祥所言不谬，他的徒弟果然比他厉害！”

第二十章..... (379)

滹沱河的河神是一头藏青大公羊，背不驮鞍腰不束套。在饶阳“一刀割断是非根”的手艺，是穷苦庄稼人赖以糊口的营生。赵灿章说：“戳脚门起始在少林，形成在饶阳，日后兴盛光大是要在蠡县啦！”

第二十一章..... (398)

这一带接连发生十几岁大闺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怪事。赵灿章说勇担道义，诺救急难，是武道之本，保一方平安也是该做的。青莲一回手两个手指头插进了他的太阳穴。杜牲口被塞进红薯窖里给闷死了。

第二十二章..... (414)

皮都留史果然名不虚传。魏昌义扯开参将官服，蘸着血在衣襟上写了“剪除恶吏，血祭胞妹”八个大字。火烧朱家佐。他抖开链镗啪啪先打二鬼把门，紧接朝天一炷香。

第二十三章..... (436)

王占教说：“人底儿潮，黄泥掉进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！”志成说：“告诉你们主子，老子黄骠大侠秦二爷是也，叫他拿五千两银子到白洋淀南河汉子赎票儿！”

第二十四章..... (456)

魏昌义手颤抖着伸过去又缩回来，那是一个大姑娘最隐秘最圣洁的地方啊！药店掌柜吓得脸煞白：“药方是打了阴钱的烧纸，不像阳间物，活见鬼啦！”赵灿章为把这出戏唱圆满，到白洋淀探路来了。

第二十五章..... (473)

是谁出卖了魏昌义？赵灿章说：“一旦控制不住这个人，我们都得亡命天涯啦！”清兵们谁见过这个，拎着个血淋淋的人当兵器。

第二十六章..... (489)

赵灿章说，凡进戳脚门练踢趟子的，不能因武废业，因



武弃家，成了败家子。令狐飞笑道：“好啊！戳脚门第二代传人齐刷刷十八罗汉啊！”耿老会长说：“为尊仰其武功武德之高强，表彰其推进武术光大之贡献，三府十六县龙虎会公推赵灿章为北腿王！”

第二十七章..... (505)

风起青萍之末，一个多年没有谁注意过的物件儿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。赵灿章说，戳脚门各地之间、师兄弟之间，要互通长短有无，互念同门同宗，互不相轻相压，共同光大戳脚门。

第二十八章..... (522)

一张罪恶的大网在张开。姜宝达大喊：“师父，酒里有毒！”赵灿章说：“不能叫他们一窝端！日后戳脚拳发扬光大还得靠你们呐！”他纵身骑到色克通阿背上，一个双峰贯耳，赫赫有名的战将大头狮子，连头盔带脑袋都被挤扁了。

后 记..... (543)

附 录..... (545)

- (一)戳脚翻子拳有关重要活动
- (二)戳脚翻子拳部分著述资料
- (三)戳脚翻子拳前三代师承表

## 第一章

“闰八月，动刀兵”。清军在津沱河边把一股起义军团团围住，这一仗异常惨烈！京城皇宫里、正阳门大街上也发生着激战。中秋夜乱葬岗子上一场奇异的人狗大战……吡开的白牙、血红的眼睛，包围圈越缩越小！

故事发生在清嘉庆年间。

大清王朝传至第七代嘉庆皇帝，开始急剧走向衰败。完全归咎嘉庆昏庸无能似乎不大公允，说他是个倒霉君主、悲剧皇帝倒很贴切。盛世难继，况且他表面上承继的是励精图治、开拓疆宇、四征不庭、揆文奋武的康雍乾盛世，其实盛世外衣所掩盖的官场腐败、财政枯竭、民生困顿等诸多积弊使清王朝已矛盾丛集，危机四伏，颓势铸成。他这个皇帝做得最辛苦，受禅即位，上有太上皇耳提面命，下有权臣威重镇主，水旱蝗灾迭连，各地民变蜂起。自嘉庆元年正月张正谟、聂杰人湖北枝江首义，鄂川陕豫白莲教骤然四起，延绵九年，紧接又是宫中遇刺、台湾暴动、东南船帮骚乱，兵连祸结，折腾得焦头烂额没一天安宁。

好容易到了嘉庆十六年，钦天监又奏称“彗星出西北方”，“星射紫微垣，主兵象”，应在十八年闰八月中。民间也汹汹流传“闰八月，动刀兵”。嘉庆害怕了，希冀避凶，下旨更改历法，将十八年闰八月改为闰次年二月。但移改闰月并未能给他带来吉利，十八年闰八月还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直鲁豫三省联合起义。河南起义军攻破滑县，占领道口、浚县等地，随后山东曹州、定陶、德州，直

隶开州、长垣、东昌纷纷响应，京畿起义军分两路从东华门、西华门攻进了紫禁城。其势汹汹，朝野震动，嘉庆惊呼乃“汉唐宋明未有之事！”

这年闰八月十五，确实是极不平静的一天。

朝廷改了历法，这个闰八月十五就变成了九月十五，连好热闹的京城人也没有过节的兴头了。但惟独琉璃厂街上气象不一样，似乎比以往过中秋节还热闹。推车卖西瓜、担挑儿卖毛豆花红脆枣的庄稼人；摆开摊子吆喝兔儿爷、月光马儿的艺匠；打场子擗地儿卖膏药、撒银针的把势；身背褡裢沿街摇铃的游方郎中；手执布幡打着云板的算命先生；三五搭帮出入书画古玩店铺的阔少，都似乎比往日多了不少。就连耍骨头唱喜歌儿的也成群结伙儿，好像四九城的花子乞丐都集中到这儿来了。

天刚过巳时，街北头王记酒馆儿的五六张方桌上就都坐得满满当当了，全是装束打扮各异的年轻汉子。各桌儿上都没叫酒菜饭食，光摆了一个大茶壶，几个粗瓷碗，大家围在一起喝茶聊天。奇怪的是桌子底下都放着一个大布口袋，里面不知什么东西支棱棱硬硬邦邦的。

靠窗户的桌子旁边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两手交叉抱在胸前，凝眉沉思着踱步，不时地隔着窗子向外张望。

此人是河北起义军重要将领段绪和。中等匀称的身材，一袭烟色暗花缎子长衫，外罩时兴牙白马甲，显得精干利落；一张眉宇清秀脸庞，微微皱起眉头，更觉儒雅深沉。按照河北起义军领袖林清的部署，两支义军从东华门、西华门攻入皇宫。他受命带领三百余精壮乔装潜入京城，在宣武门一带等候，准备接应打进宫里的两个陈将军。

“段首领，宫里送出信来了。”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，匆匆进门来到他跟前伏身小声说。

“是什么人？”段绪和问。

“说是高泰高公公的徒弟，一个听喝打杂的小太监。”报信的高个子叫张见辉，是段绪和的护卫。

段绪和沉吟了一下说：“可得摸清他的底细，见辉，你们有人跟他接过头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咱们好多弟兄跟他认识。”张见辉回答。

“他跟我一个村儿，黄村西街的，姓黄，小名叫三丑儿。”旁边一个读书人打扮的青年说。

“那领他进来吧。”段绪和点点头，坐下来端起茶碗。

张见辉答应着转身向门口招招手，门口又有人向门外招了招手。

随即，有人领着一个十七八岁，身形单薄的小太监进来。

“见过段首领。”小太监跪地施礼。

段绪和打量了一下小太监问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

“高泰高公公。”小太监回话。

段绪和盯了小太监好一会儿，突然把茶碗往桌子上一放，问道：“高公公给你什么凭信了吗？”

“有，有，这是陈文魁陈首领的腰牌，这是高公公的玉扇坠。高公公让我交给段首领。”小太监怯生生望着段绪和递上这两样东西。

段绪和接过来端详了一会儿，又审视着小太监问：“你家是黄村的？”

“黄村西街的。”

“在宫里头干什么？”

“十三岁进宫，一直跟高公公学徒打杂儿来着。”

“说吧，叫你送什么信呢？”

“高公公叫我出来知会段首领，东华门陈爽将军、西华门陈文魁将军，已经在养心殿会合了。高公公说，请段首领马上带人进去，走神武门，到时候有人打开城门迎接段首领。”小太监神情惶恐地回着话，眼睛翻着不住地四下看。

段绪和突然站起身，紧盯着小太监眼睛问：“陈爽将军用的什么家伙什？”

“啊，哦，都是高公公安排的。奴才，不，小的没见着两位陈

将军面儿。”小太监被他问得有点儿发毛，嗫嗫嚅嚅地说。

段绪和又沉吟着踱了几步。突然停住，把茶碗往桌子上一蹶，扭头对身后的张见辉一挥手说：“传令！李、冯两队，立刻沿街巷胡同向东行进，迅速赶到正阳门前会合。”

“好嘞！”见辉应声而去。

呼呼啦啦一阵声响，众将士立刻掏出白布，缠头缠腰，拉出桌子底下的布口袋，抽出了刀剑。

起义军在正阳门外大街路西的几条胡同里，分头急速向东行进。段绪和率领的一股约四十余人，由小太监头前带路，先来到正阳门大街西河沿胡同口。他伸手示意队伍停下，向前一步，把正要跑出胡同的小太监扯到身后，侧身闪在墙角，观察大街上的动静。

皇宫里发生的激战，似乎还没有波及到这里，大街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，一如平常。

他振臂一挥，身后队伍迅速冲出胡同。紧接着，另几条胡同的义军也都陆续冲了出来，一齐向北跃进。正阳门大街立刻大乱，人喊马嘶，争相躲避，什货瓜果，满地乱滚。

这时，小太监猛然挣脱开段绪和的手，撒腿向街对面飞跑着高喊：“来啦！”

段绪和一惊，大叫：“不好！上当了！”喊话的同时，看都没看，左手一扬，嗖地甩出一支飞镖，正插在小太监的后心。小太监踉跄着向前跑了两步，扑倒在地。张见辉一个箭步上去，手起刀落把脑袋剁了下来。

突然间，火枪声嘭嘭大作，清兵火枪队从街对面的几条胡同里杀了出来。

段绪和立刻明白过来，这是打进宫里的两位陈将军失利了，宫里边接应的太监有人叛变。他急忙回身，对张见辉大喊：“快，后面队伍原路撤回，分散出城！”见辉答应一声返回胡同里。

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使已冲到大街上的起义军方寸乱了，队形也散了，有的向北冲，有的往南撤，有的迎着清兵杀，顿时倒下去不少。段绪和见状，把辫子往脖子上一缠，挥剑跳到街心大喊：

“迎上去杀！别叫他兜屁股打！”

段绪和一声号令，起义军稳住了阵脚，一齐转回头，勇猛地冲进清兵火枪队，和敌人展开了近战肉搏。

这一下，清兵的火枪失去了优势，前边的来不及装药点火儿，后边的端着枪不敢搂机儿，连一根烧火棍都不如了。起义军将士们处在生死关头，无不奋勇，刀剑翻飞，拳打脚踢，清兵一排排被放翻，脑瓜子满地乱滚。但清兵人多，砍倒一队搂了火的，又是一队装好火药的被驱赶上来，也不管清兵义军，胡乱开火。起义军伤亡大半。

忽听得一阵鼓噪，正阳门后边又转出来一大队清兵。

段绪和一见，知道敌人已有准备，调集兵马，设下了埋伏。寡不敌众，不能恋战，得赶紧撤。他纵身跳到路边，挥剑向东一指，大喊：“向东撤！”

起义军将士们一阵勇猛冲杀，摆脱敌人，呼呼啦啦地散进了大街东面的几条胡同里。

这一天，滹沱河边芜萎亭的仗打得更惨烈。

八月初七河南起义军攻破滑县，占领道口的消息驿马传至承德避暑山庄，正在秋狩木兰的嘉庆皇帝闻警，急发六百里加急谕旨，命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，会同山东巡抚同兴、河南巡抚高杞迅速合剿。并饬严密防堵，勿令威胁京畿，急责河北镇总兵色克通阿带马步兵以大清河为屏障布防。色克通阿仗着兵多势重和地形优势，八月十四在文安注重创了山东北援义军，又一路追杀到滹沱河边，把突围出来的几百人，里三层外三层围在这个筑了土寨墙的村子里。自晨至昏，反复冲击，强攻不下。寨墙下边，身穿号服的清兵叠肩枕股地擦了好几层，塞满了道路，填平了壕沟，有不少还在拘挛蠕动，被后边攻上来的同伴踏得呻吟嚎叫。寨墙上边，白布缠头缠腰的义军横躺竖卧地倒下了不少，守在寨墙上挥舞刀枪搏斗着的，几乎个个带伤，浑身满脸血乎淋拉。村子里边，人喊马叫，鸡飞狗叫，断壁残垣，烟火升腾。

临近黄昏，色克通阿下令停止攻击。企图采取为三缺一的战法，撤去西边包围，诱使起义军趁黄昏突围出村，失去屏障，分割包围，一口一口吃掉。

村边一个小院子的房檐上，站着一个小青布长衫白布缠头缠腰的起义军将领，昂首挺立凝眉向西眺望。

这就是直鲁豫三省联合起义的三当家，山东起义军领袖冯克善。四十多岁，中等偏高的个头，略显黑红的面堂。目光炯炯，透出了男子汉的深邃坚毅；身姿挺拔，显现着练武人的干练刚劲。按照三省联合起义的道口会议约定，他带领山东曹县陵县两营五千余人，昼夜兼程，驰援河北起义军八月十五进攻京城。八月十四赶至大清河南岸被阻，在文安洼打了一天一夜，寡不敌众，不得已突围回撤。又被前堵后追，围在了芜荑亭。

“师叔，三个首领都来了，赶紧部署突围吧！”门口进来一个年轻的小兵嚷着说。虽然一样白布缠头缠腰的装束，但从说话声音能听得出，是个女孩儿。

“当家的，护卫队还有八十来个，连你的亲兵加上，足有一百多人，净剩身手好的了！”后边紧跟着急急火火地进来三个人。走在前边说话的人叫杨景，是山东起义军重要将领，冯克善的得力助手。三十来岁，身材、眼神、动作、装束，浑身都透着一股灵气。因其轻功极好，在山东远近闻名，绰号飞狐。

“连受伤的，陵县营还有三百五十多人。我们打头阵，保着当家的冲出去！”这个手提一柄大环刀说话声音洪亮的人叫唐有义，是起义军陵县营首领。四十多岁，大个头儿，长着一脸络腮胡子，显得非常英武。

“我们曹县营，能打仗的还有三百来个，人不算多，但大都是有武功的。当家的，快下决心突围吧！我们曹县营头前开路，掩护当家的和弟兄们过河！”后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身材干练，面堂清秀。这是曹县营首领朱成贵。

冯克善从房上跳下来，摆了摆手说：“你们大家都不用争了！我冯克善带两营兄弟北援，只两天就打得只剩下这六七百人了。不

让大家突出去，我愧对起义事业，愧对大当家二当家，也愧对兄弟们！”

“师叔，你得先走！留住青山就有柴烧！当家的在，咱山东义军大旗就在啊！”朱成贵扑通跪在地上，啪地一抱拳高举过头，望着冯克善焦急地说。

“当家的一定得回到山东扛旗，我们拼死也要保当家的突出去！”唐有义咣当咣当地抖着大环刀。

杨景也嚷着：“我带护卫队先抢占河堤，非把色克通阿个狗日的头拧下来！”

冯克善没有理会他们的话，凝眉沉思着说：“你们说，清兵会怎么估计我们的动向呢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防我们向西突围奔马店过河呗！”杨景回答说。

冯克善手比画着说：“色克通阿清楚，咱们目的是南渡浑沱河回撤。但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强敌紧追，这么多人没船没桥，在这里泗水渡河是兵家大忌，死路一条。所以，他认定我们只能继续向西突围，奔马店夺桥渡河。”

朱成贵是起义军大当家李文成的徒弟，武功好，人聪明，有心计，又自小跟着李文成磨练了这么多年，在山东起义军中号称小诸葛，很受冯克善器重。他点头附和道：“当家的这个判断没错儿，敌人停止进攻，撤去西边兵力，马队却放在西南面河堤上机动，这显然是在马店方向布下了陷阱，引我们突围离开寨子，失去屏障。兵力悬殊，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，别说到不了马店，就是到了那里，马店桥上增加了重兵把守，根本无法过河。这个当我们千万不能上。”

“那我们也不能在这里等死呀！”大胡子唐有义嚷道。

冯克善拔起插在地上的宝剑，坚定地正向正南一挥：“他在西边布下陷阱，咱就将计就计，假痴不癫，佯装中计，向西突围！然后来个出其不意，声西击南！”

朱成贵会意地点点头：“清兵打仗，起哄的多玩儿命的少。向南突围强渡，刀对刀枪对枪地打，我们不怕他。抢占河堤，也不是



大问题。最大的威胁，是敌人的马队，必须设法引开。”

冯克善用赞许的目光看了看朱成贵：“对！关键是怕南面河堤上的马队把我们的队形冲散！”

杨景哗地把宝剑往外一拔：“当家的！你就说咱怎么打吧！我带着护卫队，打头阵开路！”

激战还在进行，冯克善就一直站在高房上观察思考，部署早已经想好了。他一点头，果断地说：“好，听我说！现在你们回到自己营里分头准备。听到第一声号炮，狐子带护卫队在前，从西北角杀出，唐、朱两营在后，从西寨门杀出，要大张声势，倾全力造成向西突围的态势。色克通阿必定以为我们是迫不得已孤注一掷奔马店，派马队顺河堤向西去截击！”

“我呢？我跟哪一队？”一身男装的女孩儿问。

冯克善没理会她，继续说：“我到高房上观察，待清兵马队走出四五里地开外，鸣放第二声号炮，护卫队继续显示向西突围的态势，迷惑敌人，唐、朱两营则立即转头向南，抢占河堤！当听到第三声号炮，护卫队打出我的大旗，也掉头向南，由我和飞狐带领，以河堤为凭据，给你们两营断后，掩护你们泗水渡河。”

“那不行，当家的要有个好歹，弟兄们唾沫星子也得把我们淹死，不行，断后归我，你一定得先走！”杨景说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没这个道理！丢下当家的断后，弟兄们谁肯走哇？队伍带不出去！”唐有义说。

“没有时间争了，当家的随唐营和护卫队一起走吧，我带上几十个武功好的断后掩护！”朱成贵说。

“都住口！”见三个将领争执不下，冯克善脸一沉，扬手断喝，“队伍带不出去，要你们何用！”

四人都静下来，望着冯克善。冯克善口气坚决地继续说：“突过河堤，河滩上是一里多宽的芦苇荡，钻进芦苇，两营分别组织自己的人泗水过河，回撤山东。月香随唐营行动。”

“我不，师叔不走我也不走，我要跟师叔在一起！”这个叫月香的男装女孩儿是李文成的女儿。她摇晃着冯克善的胳膊请求。